

# 三十年，潮学方兴未艾

3月19日，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在暨南大学校友楼举行，来自广东省内外的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自1993年饶宗颐教授倡议开展潮州学研究至今三十年间，潮学研究取得哪些进展？作为地方史研究的潮学在区域学术研究中有何特殊意义？就相关话题，本版特摘发北大陈平原教授、中大陈春声教授的现场发言，并采访了“潮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潮剧史》作者之一吴国钦教授——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

## “地方上的”未必就那么“不足观”

单就政治制度与行政区划而言，相对于北京所代表的“中央”，不管富裕的上海、广州、深圳，还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甘肃、青海、西藏，确实都只能算是“地方上的”。至于自称“省尾国角”的潮汕，那就更是“地方上的地方上的”了。

不过，如果谈论的不是政治地位或繁荣程度，而是学术研究的潜力，那“地方上的”未必就那么“不足观”。若兼及对象、方法与境界，这四个互相关联但又不尽相同的关键词——“地方”“民间”“乡土”“边缘”，对于一向高高在上的主流/中心/整体的论述策略，隐约构成某种强有力的挑战。

研究对象的大小/远近与学术成绩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若有足够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学术训练与理论自觉，“地方上的”论述与阐发，完全可能做出一流的学问，甚至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进程。

我说的是“可能”，而不是“必然”。这是身处或自居“边缘”的人必须时刻意识到的——从有情怀到有学问，这中间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事人文中国研究，除了纵向的学科划分，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等，还有横向的都市研究（比如“上海学”“北京学”）与地域研究。后者中，已发展成为世界性学问、拥有一大批专业人士的，当属藏学、敦煌学、吐鲁番学——这三大显学起步早，视野宽，资料丰富，学术积累深厚。至于第二梯队，目前还在开疆辟土，有很大发展空间，我推选的是潮学、徽学、客家学。

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饶宗颐教授发表著名的《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意要建立“潮州学”》；同年年底，饶先生及诸多专家商定，将“潮州学”简称



陈春声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历史学教授

## 从“局部”加深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

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巨大的时空差异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不平衡性和各地域间永无休止的矛盾及其调适，正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统一国家且长期存在的逻辑起点。潮州地域的历史文化发展，为这个带有某种历史辩证法的学术判断，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生动例证。

多年在韩江流域从事田野工作的经验是，判断一个地方是否理解和接受王朝的意识形态，不在于这个地方根据朝廷的法度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做了多少实质性改变，而在于当地的读书人和士绅阶层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自觉地、自愿地说他们将本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解释得符合朝廷的“礼法”。

只有培育出这样的辩证思维，才算是潮州文化研究的要旨有比较透彻的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说，局部就是整体，现代的研究者完全有可能从潮州文化的“局部”，全息地加深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从而有助于中国底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潮州地方文献中，不但有儒学著作、正史、政书、方志等常见的历史文献，还包括了大量的族谱、契约、碑刻、账本、私人手稿、笔记等可以称为“民间文书”的著述。

蒐集研究“民间文书”，不仅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只是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化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之一。

正是因为这样的学术基础，我们

为“潮学”。

从饶宗颐先生登高一呼，阐发“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到今天刚好是三十年。中国人喜欢说“三十而立”，因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襄盛举，加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的“潮学”已初具规模，在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暨大创建潮州文化研究所，乃顺应这一学术潮流。

一年半时间，不可能做很多事情，我特别在意的有三：第一，鼓动暨大设立专门方向，招收“潮学”研究生；第二，组织二十位专家，编纂十卷本的“潮学集成”；第三，评选“潮学终身成就奖”和“潮学优秀成果奖”。有了研究队伍、学问标杆以及精神氛围，下一个三十年，方兴未艾的“潮学”，才可能发展壮大。

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与发掘，学术上大有前途，但必须有明确的学术立场与理论意识，否则就只是一般性的知识积累与文化普及。近期我读刘志伟的《华南研究30年》，很有感慨。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以来，以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等为代表的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合作，以华南地区为试验场，深入地方社会，以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寻找国家扩张路径以外的另一种历史叙述，形成了一股值得关注的学术潮流。

刘志伟总结称：“所谓‘华南研究’，已经不是局限于在某个区域来做研究，而是追求以地方社会做试验场，结合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建立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

我希望再过三十年，我们的“潮学”，也能有类似的总结报告——不仅为学界提供丰厚的文献整理、精细的田野考察，以及众多专深的研究著作，而且能“建立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



### 两位古稀老人奋战三年完成心愿

羊城晚报：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潮剧？

吴国钦：因为是汕头人，家乡文化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虽然人在广州，对潮剧的关注与研究很早就开始了。1960年我读大学本科期间就写了对潮剧《苏六娘》的剧评，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1980年写了《姚璇秋的表演艺术》，发表在新创刊不久的《南国戏剧》杂志上。此文摆脱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观感式的剧评，从理论上较深入地探讨姚璇秋的表演艺术。以后我还陆续写了《潮剧与潮丑》《从〈柴房会〉谈戏曲的价值重建》等论文。

我读小学、初中时，家住在离汕头大同游乐场(戏园)不远的地方，每天下午4时，戏园免票开放给想看戏又无钱买票的人入场看“戏尾”。那时，中小小学业少，我常常在这个时间混入戏园看潮剧，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爱好，可以哼唱潮曲(如《袁金全与苏三》曲)。1959年，我的老同学、好朋友林淳钧到广东潮剧院工作后，经常把有关潮剧的各种讯息报刊给我，如潮剧院办的《声色艺》小报，每期他都寄给我。后来我在中大中文系主讲《中国戏曲史》。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想到写《潮剧史》？

吴国钦：主要考虑到许多剧种都有自己的剧种史，潮剧却没有。京剧有200多年历史，《中国京剧史》煌煌200多万字；广府粤剧有180年历史，已出版有《粤剧史》；江浙的越剧历史只有120年，却出版了两部《越剧史》。潮剧历史悠久，它的历史比京剧、粤剧、越剧这三个影响巨大的剧种的历史加起来还长，却没有自己的剧种史，我与林淳钧心有不甘！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使我们有志于书写《潮剧史》的冲动。

羊城晚报：您和林淳钧老师是如何分工合作的？

吴国钦：依据我们两人各自的特长与优势，我负责上编(1949年之前)，林淳钧负责下编(1949年之后)，然后互相交换审阅。写作过程中争论是不可

避免的。如我提出潮剧继承南戏的艺术传统，“三小”(指小旦、小丑、小生)戏特别发达，《柴房会》《闹钗》《刺梁冀》都是；但林淳钧不同意这种提法，他说这三个戏就没有“小生”。每次争论的结果，常常淳钧胜诉，因为他对潮剧太熟悉了，我只能甘拜下风。

羊城晚报：你们写《潮剧史》有何优势与困难？

吴国钦：优势是熟悉、掌握了大量资料，写过这方面的不少论文。我一辈子治戏曲史，对广东戏曲，无论粤、潮、广东汉剧、西秦、正字、白字等剧种，都有相当的了解。林淳钧在潮剧院工作超过半个世纪，对潮剧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潮剧很了解，他在潮剧院有“资料橱”(即资料库)之雅号。说到困难，我们两人当时(2012年)已超过70岁，精力不济，许多田野调查工作无力展开。但我们经过三年奋战，终于完成了《潮剧史》写作。

### 将潮剧诞生时间向前推进100多年

羊城晚报：写作过程中如何解决资料问题？如何辨识资料真伪？

吴国钦：潮剧的历史资料保存完好，尤其是《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实际上是七种，在《荔枝记》与《金花女》的上栏还加刻了《颜臣》与《苏六娘》两种戏文)的发现与出版，给潮剧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研究戏曲与研究诗文不同，诗文可能有伪作、伪托，首先要去伪存真，戏曲较少这方面的问题，有的是不同版本，不同演出本的交集。因此，比较研究就成为重要的内容与方法。如大家熟知的《琵琶记》，主人公蔡伯喈在皇帝面前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而明本潮州戏文《蔡伯喈》则理直气壮说出“奈臣已有糟糠配”。清代潮剧还有一本《三打蔡伯喈》的戏，也是《琵琶记》所没有的。它写蔡父死前，把一根棍棒交给邻居张广才，要张广才棒打这个“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逆子蔡伯喈。这出戏的“戏肉”，是张广才严厉谴责蔡伯喈“抛亲不养，食享荣华，为臣不忠，为子不孝，为夫不义”的狗彘不如的丑恶行止。最后，在赵五娘、牛小姐双双跪地哀求，蔡伯喈痛哭流涕忏悔之后，张广才将蔡父的遗书及棍棒交付蔡伯喈：“从今后见此物如同嫡亲，纵



《潮剧史》作者之一、中山大学教授吴国钦

做三公待漏客(做朝臣)，不孝之罪传万世。”可见潮剧古本与“南戏之祖”《琵琶记》有许多不同。

羊城晚报：现在看来，您认为《潮剧史》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吴国钦：最重要的贡献是将潮剧诞生的时间向前推进100多年。以前学者们认为，潮剧产生于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因为这一年刊刻的《荔枝记》戏文，有8支曲子标明“潮腔”，说明潮剧唱腔已经形成。我们据明宣德六年(1431年)戏文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推定，潮剧应产生于宣德(1426—1435年)年间。写本是据南戏《刘文龙菱花镜》改编的，主人公刘文龙字希必。写本大量运用潮州方言俗语与名物风俗，还出现“如若不去，又着三年”(如不去，又要等三年)这一类只有潮州人才理解的句子。还有“十五夜”(指元宵节)、“廿九夜”(指除夕)这种特别的只有潮州人才懂的指示词。就是说，改编者花大力气将本子“潮州化”，为的是让一个叫在胜寺的梨园戏班演出时能够吸引潮州观众。我们可以与京剧作一参照比较：京剧产生于1790年，其实，1790年乾隆八十寿诞时有京剧吗？没有，但京剧的“母体”产生了，四大徽班入京成为京剧孕育的契机。1431年有潮剧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刘希必金钗记》演出时，说白是用潮州话说的，只有这样，潮州观众才听得懂，才能接受。剧作末尾，还有押潮州的64句潮州歌册体的演唱，对剧情进行总结交代。因此，我们认为，潮剧产生于宣德年间，距今约有600年的历史



《潮剧史》作者之一林淳钧生前留影

### 谈粤剧潮剧“消亡”为时尚早

羊城晚报：您是1957年上大学的，你们当年专业的学习目的会不会更重于“批判”？

吴国钦：我个人觉得学术应该包含批判和创新这两个方面。所谓“批判”指的是对前人成果的质疑、批评或商榷，并非简单粗暴打棍子。1958年，那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高校掀起学术批判高潮，我跟风写了一篇《王起老师〈西厢记校注〉的资产阶级倾向应向批判》的大字报，王老师前来观看并客气地点头。其实，一个大二学生，如果不是老师有注释，怕是连《西厢记》中许多典故辞源都未弄懂，居然发现其中有“资产阶级倾向”，岂非胡闹！但当时确实怀着一股热情在做。接着我又写了一篇《马致远杂剧试论》的简单粗暴的批判文章。即是说，我的学术研究确实受到一些大批判的负面影响。后来我参加了王老师主编的《元人杂剧选》《中国戏曲选》三卷本的校注工作，我自己又校注并出版了《关汉卿全集》，校注需要一个个词语、一个个句子认真校读注解，这才慢慢培养了认真细致、坚持坐冷板凳的学风。

羊城晚报：潮剧前途如何？会消亡吗？

吴国钦：戏曲是旧时代重要娱乐机制，戏曲并没有随朝代的灭亡而消亡，因为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文化遗产基因。当然，在眼下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下，各种娱乐手段层出不穷，戏曲的娱乐“地盘”在缩小，但我认为潮剧是不会消亡的，在潮汕农村、市镇，潮剧演出频繁，票友活动相当活跃，每逢节假日，大街小巷常常弦歌不断。潮剧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也广受欢迎，泰国甚至出现“泰语潮剧”的奇观。

有的剧种可能会消亡，据20世纪60年代初的统计，当时有360个剧种，眼下最新统计为348个，可见有些剧种消亡了，但潮剧、粤剧这些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剧种，谈消亡为时尚早。光佛山一地，粤剧、粤曲私伙局就有四五百个，何来消亡之说？！

### 受王起老师的工作态度影响至深

羊城晚报：您曾是王起教授的研究生，当时他是如何给你们上课的？

吴国钦：我在1961年至1965年当了四年王起老师的研究生，专业名称颇长，叫“中国古典文学宋元明清文学史(以戏曲为主)”，这实际上也是王老师的学术专长。他除了给我们讲授《中国戏曲作品选》《明清传奇》之外，要我们按专业要求自学，自学后提出问题，他每星期用一个上午解答我们六位研究生提出的问题。王老师自己学问做得特别精细，今天我们翻阅他遗留下来的线装《元人杂剧集》，随处都是蝇头小字的眉批夹注。

王老师常带我们研究生去看戏并参加座谈会，现在我还保留有潮剧院到广州演出时，他带我看戏后受邀到后台与林澜院长座谈的照片。江西赣剧团来广州演出下下集《西厢记》，特邀西厢学权威王起老师观看并座谈，我们研究生全程陪同。王老师对我们说，看戏与座谈，也是学习戏曲的重要门径。当时没有专车，王老师与我们一同坐14路公交车返校。这样学习，不但理论联系实际，且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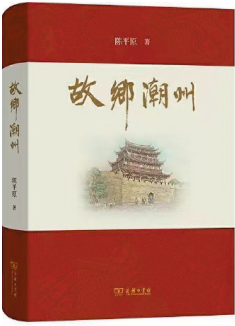
羊城晚报：生活中的王起老师给您的印象是怎样的？

吴国钦：王老师个性乐观豁达。20世纪50年代教授评级，全中大评了两位一级教授，中文系评了五位二级教授：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谁知评完后有位二级教授不满意，到领导那里投诉，说王起的《西厢记》研究是“你抄我，我抄你”，不是真学问。领导颇为难。此话传到王老师那里，他非常大度，不计较，不争辩，主动降为三级。当时二级教授薪金约320元，三级270元，相差约50元，相当于助教的月薪，但王老师不计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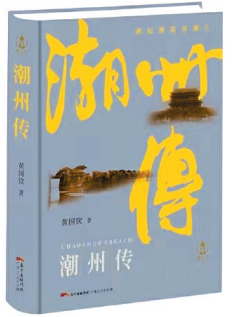
我除了学术上传承老师的一些优势之外，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工作态度的极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大约在老师86岁时，有一天我到他家，发现天热老师戴口罩在审《全元戏曲》的稿子，忙问老师是否感冒了，老师说：“不是，现在口涎失禁，直往下流，为了不沾湿稿子，只好戴上口罩，每隔一小时换一个。”我听后心中豁然，老师已到了如此高龄还在审稿子，他这位《全元戏曲》的主编，是真主编，亲力亲为，不是那种靠名气大挂名的所谓主编。这种精神，一直是鼓励我向上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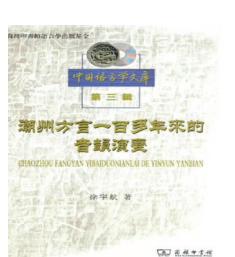
《潮州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饶锬 饶宗颐



《故乡潮州》(商务印书馆)陈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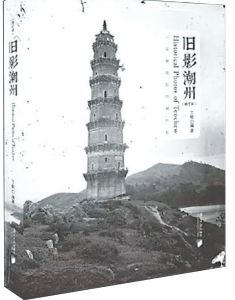
《潮州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吴国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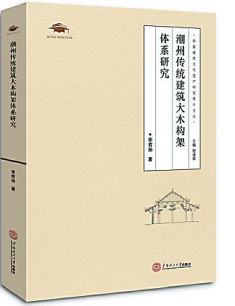
《潮州方言一百多年来的音韵演变》(商务印书馆)徐宇航



《潮州音字典》(广东旅游出版社)达甫 张连航



《旧影潮州》(南方日报出版社)丁铨



《潮州传统建筑大木构架体系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李哲扬